



# 千里烟云

杨小云 著

海南人民出版社

# 千里烟云

〔台湾〕杨小云著

海南人民出版社

中国·海口

责任编辑：王 晓

封面设计：雷贞恕

书名 千里烟云

作者 [台湾] 杨小云

出版 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印刷 成都市东城区福利印刷厂

1988年4月第一版 1988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787×1092mm1/32 印张：12·75

印数：1—100000册 字数：275千字

ISBN7—80541—192—1/I·30

定价： 3.75元

## 内 容 简 介

《千里烟云》是台湾著名女作家杨小云的优秀作品。该书描绘的是一个令人怦然心动，婉转缠绵的爱情悲剧。作者以崭新的技巧，浑圆成熟的笔触，委婉细腻地道出了天下痴情女的心态，写尽了爱与恨之间的矛盾和痛苦。一卷在手，你便会深入到男女主角的内心，和书中人物融而为一，体会到她们的悲愤与哀愁。

# 1

外面的风似乎愈来愈大了，灰沙挟带着急雨，一阵阵冲击着门窗，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。好象真要刮台风的样子。今天早上报纸上刊着有一个小型台风将接近本省的消息。下午天气就一直不好，一会儿出太阳，一会儿又下雨，完全是台风要来之前的预兆。

中午打了个电话给凯平，叫他下午下班之后早点儿回家，一方面是为防风先作一番准备，另一方面我怕就在这几天，肚子里的小东西会突然地钻出来。这些日子里，他愈来愈老实了，拳打脚踢的象在演“全武行”。离预产期还有几天，看样子，他是有点儿等不急了！

都八点半了，凯平怎么还不回来？是不是那个同事忘了告诉他？不会吧！这么要紧的事怎么好忘掉，那么，是凯平下午没去上班？也不可能，这星期公司的业务特别忙，任何人都都不准请假；那么，他倒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这么晚

了，外面又在刮风下雨，他又明明知道我的临盆期快到了，无论如何，绝没有不回家的理由啊？

桌上的菜饭全凉了，他不回来剩下我一个人，实在提不起一点食欲。

快九点了，也许他就要回来了，放下手中的毛线，站起来去插上电壶，先煮好一壶咖啡，等会儿他一进门就可以有香喷喷的咖啡入口。

女人在怀孕的时候，尤其在快生产的那一段时间，是最难看不过的，怀里象抱个大西瓜，既雍肿又笨重，行动上更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的女人，该是最伟大最神圣的，在她们体内孕育着另一个新的生命，担负着人类传宗接代继往开来最重要的任务，这该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啊！

咖啡的香气填满着整个客厅，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为自己倒上一杯，没有放糖，也没有加牛奶。喝到嘴里苦苦的，涩涩的，但是在苦涩之后，嘴里会泛出一种淡淡的香甜，这才是喝咖啡的真正味道，所谓“苦尽甘来”，不也是一样吗？没有苦味的比较又怎么能感觉出甜味来呢？

扭开收音机，播音小姐清脆的声音传出：

“各位听众，现在向您报告最新台风消息，轻，天娜已逐渐接近本省，可能于今晚十点左右在本省东部陆……”

十点？！多么快呀！再过半小时不就要到了吗？十分钟之内，凯平他会回来吗？台风马上就要来了，我有什么准备呢？要是万一今天？……该不会有那么巧吧！收音机，想割断那些零乱的思维。大难临头，要躲也躲不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

得身体随着海水的起伏而飘流，滚动……。

摸上椅子，闭上眼睛，我试着借睡眠来减轻一点痛苦，好不容易把身体移上了椅子，又是一阵遽烈的疼痛，我咬紧嘴唇，承受了一切……迷糊中又睡了一会儿，然后，一阵痉挛横扫全身，我再度被惊醒，喘嘘不已，汗水象雨点般落下，浸透了内衣。这回，我不敢再动了，我只有直挺挺地靠在沙发上。我怕转动会使腹内的小生命增加不安与压迫。

在黑暗中，睁着一对失神的眸子呆呆地望着天花板，我内心有点与外界的暴风雨相呼应的感觉……。

夜长人奈何？这漫漫长夜何时了？这狂风急雨几时休？我的心急得象被烧烤的鱿鱼干一样，卷成一团，望着浑暗混乱的黑夜，期待着天明和雨过天晴，风平浪静。

原来生孩子竟是这么痛苦的一件事，为什么以前没有人告诉我呢？甚至连自己的妈妈。这样说来，上帝造人实在太不公平了，女人要经过九个月的怀胎，受那么多罪，最后还要来一切惊天动地的大翻腾，以后还要负起教育子女的责任。现代的妇女，不但要承受一次女人的天赋责任外，还要和男人们一样地在社会上做事赚钱，来维持生活，万一儿女成绩不好或是家里出了什么事，那一切的罪过又全推在母亲和主妇的身上，唉！女人生来就好象是为了背十字架而活着的，尤其在结婚之后。

当初我决定跟凯平结婚时，妈就曾经提醒过我。

“女人不该嫁一个比自己小的丈夫，又何况他生着一张看上去永远年轻的娃娃脸？将来生了几个小孩之后，你们站在一块儿，人家一定会以为你是他大姐姐呢！……”

怎么一下子想到那么多的往事？现在阵痛似乎又停止

了，眼皮虽然重得象千斤担，神志却特别清醒。看看表，快五点钟，窗外也微微露出一线曙光，我勉强支撑着身体站起来；收拾一下东西准备上医院。

阵痛愈来愈密了，几乎每隔一分钟就紧抽一次，我真想放弃到医院去的念头。站了一下，咬紧了牙关，拼出全身所有的力气，将身体移出家门。

雨虽然停了，风依然没有减少，沿着砖墙，我一点点地向前移动，希望能找到一辆车子，汗珠一颗颗落下，流了满脸满身的，我没有去拭它，随它去吧！我管不了啦。

这一段路平常走最多不过五分钟，可是现在，我简直觉得它变成一条永无止境既漫长又遥远的路。

街上冷冷清清的，刮了一夜的风，使街头变得萧条，近乎死寂，这个时候谁会有兴致往外跑呢？

远处有一个小红点在移动着，那好象是一辆计程汽车，我举起手，费尽力气喊了一声。不知道是司机没听见，还是不愿意理我，车子象一阵风似的由我身边掠过。过度的疼痛加上失望，我几乎要支持不住了，虽然我很想再往前走几步，可是身子却不由自主地往下软，两只肿得象刚熟的馒头似的脚，虚弱得跟二团棉花一样，没有一点力气，我不断地告诉自己：“站起来，坚强一点，再忍耐一会儿……”。

无奈不争气的双腿不听指挥，又是一阵澈骨铭心的痛，我终于坐倒在湿冷的地上了……。

“太太，您怎么啦？”一个声浪由背后传来，象来自遥远的山谷中。

我费力的转过头来，啊！谢谢天，他竟然是一个三轮车夫。

“请你……拉我到××……医院……”我试着站起来，但没有能力。

“好的，好的，太太，您要生啦？”他倒是很热心，说着就弯下身来扶我，好在他是个身体结实的大汉，否则怎么搬得动我！

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我连拖带抱的弄上了车，他也不停地喘息，我很想跟他说声谢谢，可是真连开口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三轮车的颠簸，更使我增加痛苦，我真怕那个小东西还不到医院他就会“夺门而出”了。车子每次摇动，就象摇碎了我的心，小腹更象被撕成碎片似的，这一段路程，在感觉上比一生还要长。

到医院门口，拜托车夫先到急诊处去挂号，不一会儿，一位工友和一位护士小姐推着一辆活动床来，他们合力把我抬上去。

车辆在平滑的水泥地上辗过，就象压在我心上似的。到里面后，我已经失去了一切思考和忍受的能力，完全陷入了昏迷状态，恍惚中有好几位医生进来，又出去，有人在我臂上打了一针，我愈来愈模糊了……又过了好一会儿，听见有人在身边轻轻地唤着我的名字：

“晓兰，晓兰，你觉得舒服一点了吗？”

睁开重涩的眼皮，模糊地看见一个穿白色衣服的人站在我眼前，那影子渐渐地大起来，清晰了，我终于看清了他是谁，不由地脱口叫出：

“子达……”一串莫名的凄苦又伤感的泪水竟夺眶而出，就象一个在外面受了委屈的孩子见到了母亲一样。

“晓兰，别哭，别哭，有我在这里一切都会好的。”他轻柔地为我拭去泪水。

“怎么还没生呢？”望着依然突出的肚子我问他。

“时间还没有到……而且……”他只说了一半，看他表情好象有点儿严重。

“而且怎么样？”我急急地抓着他的手。

“没什么，可能稍微麻烦一点，不过你不要害怕。”他安慰着我，不过我已经很快地想到，可能是难产，甚至要动手术。

“子达——”

“嗯？”他眼睛中充满着柔情与关心。

“谁替我接生？”

“我。”

“能不能换一位医生？”

“怎么？不相信我？”

“不是……”我转过脸去避过他的视线。

“好了，现在别说话了，先休息一会儿，我再给你打一针。”

昏迷中，听见有人在说话，说什么签保证书、输血、住院费……我很想睁开眼睛看看，可是实在无能为力。

又过一会儿，有人来把我抬到另一张床上，换了衣服，推进一个房间里，白色的四壁，晃动着的白色的人，浓重的药水味儿冲得我很想吐，是谁在替我拭洗全身？又换了一次衣服，然后又被抬回床上，推进这间屋子里，里面站着一些人，一个巨型的罩灯熠熠发光，柜子里整齐地放着各种开刀的器具……。

“晓兰，不要怕，一切顺利，相信我，和过去一样。”子达握紧了我的手说。他已经换了一身的白衣服，戴着帽子手套和口罩，我只能看见他那一双冷静又柔情的黑色眸子。我朝他轻轻笑了一下。

一块湿湿的纱布盖在在我鼻子上，一会儿就使得我昏昏欲睡，困极了……慢慢地身体也轻了起来，就象坐在船上一样上下微微的波动，随着海水上下摇摆，荡漾……

我的确是坐在船上，坐在一艘很大的船上，那上面有好多好多的人，现在大家都站在船边的甲板上，向码头上送行的人挥手，我也挤在人群中，向下面一个小小的黑影子挥手，不断地摇，不断地喊……。

## 2

象所有儿童一样，我在六岁以后才开始有记忆力，六岁前的生命几乎是一片空白，没有留下任何回忆与怀念。

掀开生命史中第一页开始有文字记载的事，那是在上海外滩码头上。第一次坐船，第一次出远门，第一次离开爸爸。

“兰儿，进来吧，看不见了。”妈妈拉着我的手低声说。

“妈。爸爸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坐船呢？”

“他有事，不能来。”妈妈的神色暗淡，满脸愁容。

“事情办完了他来不来？”

“小孩子不要多问，去找表弟玩。”妈不耐烦地挥着手。

这几天妈妈的脾气好象特别坏，看她的脸色，我知道，再问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干脆找表弟玩算了。小孩不能管大人的事，大人的事，永远那么多，那么乱，又那么难懂。

走进舱房，我吓了一跳，平日蹦蹦跳跳，爱说爱闹的表弟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？一动不动地躺在他床上，脸色灰白，两眼无神，一副可怜的样子，完全没有平日那种神气和威风的样子。

“姨妈，表弟怎么啦？”我问正在做针线的姨妈。

“他有点儿晕船。”姨妈没有抬头。

“什么叫晕船？”

“晕船——这个，晕船就是坐船不习惯，会头昏，会吐。”

“我怎么不会呢？”

“你身体好，不过再等一会儿也许就不行啦。”

“我才不会呢！哈哈，凯平，你平常老笑我没用，这回可轮到你自己了。”我有点幸灾乐祸的心理。

“哼！看我等会儿不打你！”躺在床上的他还不甘示弱。

“你才起不来呢！”我转而又向姨妈说：“姨妈，讲个故事给我听好不好？”

凯平不能起来和我玩，我只好向姨妈撒娇。

“姨妈没空，你自己玩吧。”她仍然低着头专心地在做针线，妈常说她手工最细又有耐心，做出来的东西比买的还要精巧。

她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妇女，温柔娴静，安份守己，又端庄，又贤慧，人长得很不错，性情又好，还会烧一手好菜，姨父娶了她，真是“三生有幸”。

“不管，我要你讲，我要你讲，没有人陪我玩嘛。”

“妈！不要讲给她听，她最坏。”凯平提出了抗议，大概

为了报复刚才的受讯。

“姨妈讲，讲嘛……”我拉着她的手不停地摇。

“不许讲，妈，不许讲。”他似乎一定要坚持到底。

“姨妈，晓兰乖，你讲给晓兰听嘛！”我仍然拉着她的手不放。

“妈，她不乖，不要讲。”

“我乖，我乖！姨妈讲嘛，讲嘛……”

“不许讲！不许讲！不许……”他大声近乎专横地喊着，表弟是姨妈的独生子，从小就骄纵惯了，什么事都得依着他，谁都要让他几分。

“别吵了，别吵了，我讲，我讲。”姨妈终于顺从了我的意思。

“不要脸，就会撒骄，这又不是你的地方，又不是你的妈妈，你爸爸不要你了，你妈妈也不要你了，还想来抢我的妈妈，真不要脸，羞，羞，羞……”

“凯平——”姨妈厉声地阻止他，但已经太迟了，他的话刺到我小心灵中，伤了我绝高的自尊心，我没再说什么，一直向前跑，眼泪扑簌簌地落了下来，洒满了衣襟，撒落了一地。

姨妈说的果然没错，第二天我也象凯平一样只有躺在床上发呆的份儿了。船身的摇荡使我作呕，粒米难咽，只能喝一点牛奶，既不能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，更别想到别处跑跑玩玩，真难受极了，早知道坐船这么难过，我就不会上来了。

太阳出来了，又落下去，黄昏出现了，黑夜又代替了它的位置。又是一天过去了，晚上，妈妈告诉我明天就可以进



港了，我们马上要到一个新的地方了。大家都说那儿是美丽的宝岛，四季如春，冬暖夏凉，简直象人间天堂一样，对那个没有去过，没见过的地方，我提不起太大的兴趣，我只希望能早点儿上岸，坐船实在坐够了。

第二天，还不到五点钟，妈妈就起来开始收拾东西，我也爬了起来，自己穿好衣服，用冷水洗洗脸，精神似乎也好了点。

小孩子一遇到什么比较特殊的事情或兴奋的时候，很少能吃得下饭的，我此刻也有一股说不出的激动心情，使我吃不下任何东西，妈妈劝我吃几匙她给我预备的熟牛奶和饼干，也是白费精神，我什么都不想吃。不停地伸着颈子往外面看，希望能早点上岸。

过了一会，姨妈和表弟也准备好了。看到凯平，我仍然无法忘记上次他给我的伤害，我淡淡地望了他一眼，没理睬他，他却象全忘了那回事似的，躲在姨妈身后直朝我做鬼脸。

船慢慢地驶进港口，大部分的人都出来站在甲板上，等候下船。姨妈伸长了颈子，睁大了眼睛在找寻姨父的影子，我们大家也跟着她找，码头上的人太多了，眼睛看花了，而且，我根本就记不清姨父是什么样子，看也是白看。

忽然听见姨妈叫了起来，声音中充满着喜悦与兴奋。

“亚珍，你看，他在那儿……”她用手指向那一大堆人说。

“在哪儿？我怎么看不见？”妈东看西看地说。

“喏，那不是，他那副黑色宽边眼镜就是最好的标记。”姨妈又用手指了一下。